

安徽古籍叢書

黃山書社

勉行堂詩文集

〔清〕程晉芳著 魏世民校點

勉行堂詩文集

〔清〕程晉芳著 魏世民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勉行堂詩文集/(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 —合肥:
黃山書社, 2012. 1

(安徽古籍叢書第二十九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978 - 7 - 5461 - 2545 - 9

I. ①勉… II. ①程…②魏… III. ①古典詩歌 - 詩集
- 中國 - 清代 ②古典散文 - 散文集 - 中國 - 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75357 號

本書出版得到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 資助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勉行堂詩文集

(清)程晉芳 著 魏世民 校點

*

責任編輯 李霜琴

責任校對 張紅一 封面設計 馬 芳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中國科技大學印刷廠印刷

開本 880×1230 1/32 印張 29 插頁 2 字數 39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61 - 2545 - 9

定價 86.00 圓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

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內容以文、史、哲為主，分類成輯。尤其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

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

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

三、先秦、兩漢著作及語言、文字之類，皆用繁體字，其餘則酌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

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貲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勉行堂詩集卷之四

古歛 程晉芳 魚門

刻楮集 辛未

春日過外舅宅見素心蘭盛開感賦二首

謝氏門庭九畹珍
驚心還認隔年春
休誇共蒂連枝事
絕似含悽抱怨人
夢冷本無繁艷競
芳幽曾許雪霜隣
一枝零落湘波杳
重到花前是後塵

楚客經年詠澧蘭
就中偏有出群觀
情深恰與幽憂並
品貴從知護植難
空谷荒烟歸弱草
一天絲雨傍疏欄
模糊粉本誰收拾
欲賦招魂淚已瀾

平山堂

昔游平山堂
春早水初渌
老梅六七株
澹艷送微馥
愛茲野趣

戴園詩集卷一

新安 程晉芳 魚門

籬東集

起癸亥
盡丁卯

雜詩十一首

庭樹森以綠黃鳥多佳音春風四邊來吹香盈我襟
感彼時運速嗟此年鬢侵聊用自斟酌寄興在鳴琴

山泉多夜響孤月含餘輝聽彼泉聲急始知生理微
百年隙駒過愚哲同所歸歡娛易衰老況乃動多違

整理說明

一、程晉芳的家世及生平

程晉芳是我國清代乾隆時期著名學者、詩人和藏書家，也是清代桐城派的一位傑出代表和徽商中的一員。乾嘉時期，他與袁枚、翁方綱、戴震、錢大昕、趙翼、洪亮吉等齊名，並與之往來密切，時常舉行一些不同形式的集會，或遊覽，或賞物，或懷古，或消夏，其間研討學問，詩文唱和，一時形成了廣泛的影響，是當時叱咤文壇的風雲人物。然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人們除對程晉芳作為一位藏書家以及他與吳敬梓的交往有所了解外，其它則知之甚少，這與他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和影響很不相稱。因此，對程晉芳的詩文加以整理必將有助於人們對其了解的加深，也會推動對他的研究向深入方向發展。

程晉芳（一七一八——一七八四），初名志鏞，又名廷鑽，字魚門，號戢園，歙縣岑山渡人。其高祖量入公由歙遷揚，以業鹽起家。曾祖之麟公善承父志，晉五品秩。祖文階公又由揚遷往淮之山陽（今江蘇淮安市楚州區），仍以售鹽為業。其父夢州有子三：長曰志銓，字原衡，號溉堂。仲即晉芳。季曰衛芳，字述先。晉芳幼時體弱多病，因此頗受父母溺愛。然好讀書，見長几闌案輒心開，鋪書其上，百事不理。早年從儲風崇、顧震滄、程綿莊等學習五經，又從劉大櫟學習桐城派古文，從方世舉、方貞觀學習寫詩，故其年愈長而學愈進。晉芳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不第。此間，其父母亦先後離世。盡管晉芳兄弟

三人接屋而居，然皆不善營生，以至於鹽務日折閱。全家食口百人，且好延接賓客，讌集無虛日。又好周濟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任其盜侵，了不勘詰。而晉芳每年的舟車、僕遣、覓學、溫卷之費亦頗不貲，故家道由此中落，此時晉芳年已四十餘矣。

就在晉芳彷徨無措之際，其命運有了轉機。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高宗南巡，晉芳應詔試，名列第一，授官內閣中書，於是他悉棄產業，償宿逋，攜家北上。三十六年（一七七二），成進士，授吏部主事。兩年後，四庫館開，妙選海內碩彥，晉芳得與其列。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因纂修四庫有功，改授翰林院編修。不久，授奉政大夫。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任會試同考官。

然其遇益隆，學益進，而家益貧。在京期間，他常常賃屋而居，留在身邊的幾件祖傳物件也因生計的緣故而變賣殆盡。但其豪氣真摯發於天性，嗜書籍若飢渴，視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仍不減其家全盛之時，故雖有俸，有飲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最後勢不能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四月，為改變窘境，他決定乞假赴陝，將謀之中丞畢沅，為歸老計。然途中遭疾，至畢署一月而卒，年六十有七。卒後，畢沅經紀其喪，又撫其孤南歸，將其安葬於金陵之馮家山。有子二人：先嗣子瀚，後生子溧。女一人。配蕭氏，繼配汪氏，俱先卒。

晉芳出身於徽商世家，其父母離世時，曾留給他大量產業，然其性不善營生，最後竟至貧病而死，殊為可惜。但其一生樂善好施，嗜書好學是出了名的，時人謂其「胸懷灑落，有孟嘗、信陵之風，好學而不迂，好友而不亂」（批本隨園詩話），可謂學者的楷模。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卷七中說：「魚門家本富商，

交結文人，家資蕩盡，直至晚年成進士，作部郎，四庫館議敘，才得翰林，分校春闈，可謂有志者事竟成。」這可謂是對晉芳好學不輟精神的最好概括。而沈大成在程舍人載園集序中云：「吾友聰警絕倫，遇物能賦，穿穴經史，漁獵百氏，其人其學殊矣。」（學福齋文集卷四）也道出了其才智和學問的特點。

晉芳爲人極其仁慈、謙虛，袁枚在爲其作的墓誌銘中說，其「與人言，暖暖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凌辭。遇文學人，慄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己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其爲人仁慈、寬厚如此，又爲人信任、推崇如此。金天翮在皖志列傳稿卷三中說，「晉芳秀眉方頤，美須髯」，「每吟論意得，闊步容裔，袍褶風生」，可謂儀表不凡、風度翩翩的謙謙君子。

晉芳在詩、古文、經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凌廷堪曾評論說：「君家本素封，獨與逢掖親。黃金信手盡，非爲營一身。廣廈大布裘，寒士忘艱辛。修髯一尺餘，談笑超羣倫。平生所爲詩，豈讓唐宋人。壓曩千萬篇，韓杜蘇黃陳。老作禮部郎，馬骨高嶙峋。」（校禮堂詩集卷六懷舊詩四首之故翰林院編修程載園先生）就對他的爲人、爲官以及爲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李調元也說：「當代著述才，髯翁帝所簡。五百文撐腸，萬卷書在眼。濡毫中書堂，鴻裁多手撰。風騷推老將，登陣氣自倜。睹其筆陳雄，大蘇名無報。」（童山詩集卷九憶中翰程魚門晉芳）也對他的文章成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祝德麟則稱其「闊步長髯論古初，斯人風骨最蕭疏。種成白壁偏艱子，散盡黃金爲愛書」（悅親樓詩集卷八淮南懷程魚門鈐部），對他的風骨和嗜書特點予以點評。姚鼐則稱贊「程君文筆工無比，姿媚何嘗解俗書」

（惜抱軒詩集卷七論墨絕句九首之七）。翁方綱更是謂其「藝林薇省稱前輩，東觀南曹並盛名」（復初齋詩集卷二十九哭魚門三首之二）。這些都是對其文才和聲望作的極高評價，可謂是對晉芳一生的最好概括和總結。

二、程晉芳的詩文創作

晉芳一生，詩名最重。袁枚在隨園詩話卷十中說：「魚門太史於學無所不窺，而一生以詩爲最。余寄懷云：『平生絕學都參遍，第一詩功海樣深。』寄未一月，而魚門自京師信來，亦云『所學，惟詩自信』，不謀而合，可謂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袁枚此話不無道理。趙懷玉在勉行堂文集卷首勉行堂五經說序中也說：「先生於世，詩名最重。」可見，三人看法略同。洪亮吉在更生齋詩集卷二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中說：「遊戲詩應歸苦海，性靈句實逼香山。同時老輩猶難及，只許錢程伯仲間。」認爲袁枚、錢載、程晉芳三人的詩歌成就實相伯仲。

從現存資料來看，晉芳一生寫了大量詩歌。其中，有些詩在其生前已經刊出，它們是戴園詩集十卷和戴園近詩二卷。前者收乾隆八年（一七四三）至二十二年（一七五七）詩七百六十四首，後者收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詩一百四十五首。據沈大成學福齋集卷四程舍人戴園集序記載，晉芳曾將乾隆八年（一七四三）至三十五年（一七七〇）詩二千餘首編爲二十二卷，取名戴園集，並請沈大成作序，準備付之剞劂，然後來可能是因爲經濟的原因而未能刻成。

晉芳卒後，其詩文全稿留在了畢沅處，畢亦嘗許代刻，然「後竟失之」。後來，程瀚於家中搜集舊稿，得編年詩二十五卷，由鄧廷楨等人捐資，於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在西安刻出，是爲勉行堂詩集。該集共收乾隆七年（一七四二）至三十七年（一七七二）詩一千八百七十四首，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收集程晉芳詩歌最多的集子。此外，據該集前程瀚序知：瀚還搜有無編年紀時的詩五卷六百餘首，惜未能刻入。至於袁枚的程君魚門墓誌銘和翁方綱的戴園程君墓誌銘，一謂晉芳有戴園詩三十卷，一謂其有詩四十四卷，當是指其一生創作的詩歌總數而言，並非指其時已經刻出的詩歌總量。

晉芳之詩，題材廣泛，大凡詠物、懷古、遊覽、筵宴、送別、憶親、題畫、懷人、雜感等皆備，凡生活中一切瑣屑之事及可歌可泣之事物，晉芳皆能以詩道之，因此其詩歌是研究其人生思想及生活軌跡的珍貴資料，從中可以看出其思想脈絡和人生態度。至於其詩歌體裁，則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雜言、古體、近體、樂府、歌行等皆備，且集中尚有少量詞作。

晉芳的詩在當時就膾炙人口。如陳鐘麟在勉行堂文集序中說：「字內士大夫識與不識，靡不奉爲詩人。」（勉行堂文集卷首）劉聲木亦謂「詩亦戛戛獨造，風格頗事生新，不規規於唐人」（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三）。而翁方綱在戴園程君墓誌銘中說：「君詩善言情，纏綿往復於家世盛衰，儕偶聚散，娓娓數百言。」這些都道出了其詩的基本特征。而沈大成在程舍人戴園集序中說：「其詩有不經意而成者，有苦思冥搜而得者，有以長律大篇爭勝者，有以單辭片語擅場者，有澹遠高華者，蒼勁者，有紆徐爲妍者，可謂善學古人，無體不備。」（學福齋集卷四）這就清楚地指出了晉芳詩歌的創作手法和藝術特征，可謂是

對其詩歌成就的最好概括。

其詩歌之所以能取得這樣高的成就，和其嚴謹的創作態度和轉益多師的學習方法分不開。陳浩在勉行堂詩集序中說：「其出入上下，於古而不專爲一家之學」，由於其「篤嗜乎此」，故「積久而以時獲之」。這就明確指出了晉芳詩歌獲得如此高的成就的原因。而關於晉芳詩作的具體評論，其老友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多有涉及。如隨園詩話卷一云：「落第詩，唐人極多。本朝程魚門云：『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俱妙。」卷五云：「余詠春草，一時和者甚多……惟程魚門有『長共春來不共歸』七字，殊覺大方，惜忘其全首。」可見，其詩作中雋語佳句甚多。這些語句雋永有味，蘊藉含蓄，表現了晉芳高超的藝術表現力和語言技巧。

晉芳的文學成就不僅表現在詩歌領域，還表現在散文創作上。袁枚在墓誌銘中謂其有勉行齋文十卷，而翁方綱則謂其有文十六卷，兩者說法有所不同。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惟勉行堂文集六卷。據該集其嗣子瀚所寫の後記知，是集乃程瀚於嘉慶九年（一八〇四）於白門書市購得者，購時其書便已不全。該書每卷有嚴道甫所題鈐記，故其可能是當時畢沅府中衆文士的選定本，也可能是嚴道甫個人的收藏本，具體情況已不可考。該書在勉行堂詩集刊行兩年後於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在西安刊出，是目前所能見到的程晉芳的惟一散文集。

從集中可以看出，其散文可以分爲序跋、雜記、書信、論說、考辨、傳記、哀祭、墓誌等類，體裁相當廣泛，內容也很豐富。據時人記載，晉芳少時便以文名江南，其爲文不依傍門戶，卓然必軌於中正。其治

學態度也極爲嚴謹，文集卷五春及草堂詩鈔跋中晉芳曾自記這樣一則故事：方世舉「別著昌黎詩集註行於世，未刻時，嘗欲以此售於余，仿徐淑士春秋地名考略例。余笑曰：「生平一字不假借人，豈肯爲郭象、宋齊邱耶？」先生大笑曰：「外家得此人，足以張吾軍矣。異日聲名在老夫上也。」正是由於他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生平一字不假借人」的精神，其散文創作才能取得很高的成就。陳鐘麟在勉行堂文集序中說：「先生之邃於古文至此乎！其論經義也，探原而得其間；其論史事也，抉要而燭其微。」而劉聲木在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三中則謂：「其文醇於義理，密於體裁，優柔平中，不盡而長，不峭而潔，不鉤稽而辨晰，不枯槁而淡遠，揖讓進退，自然合於鉅度。」這些都是對其散文成就的高度肯定。

晉芳早年「學古文於劉大櫟」（清史列傳文苑傳三），其散文醇清適簡，以「歸方爲宗」（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三），有「歐曾遺意」（袁枚墓誌銘），是清代桐城派的一位重要作家。陳浩在勉行堂詩集卷首的序中說：「自桐城方望溪先生以古人之道作爲古文，繼韓歐而代起，公之歿甫二十年之間而世罕有傳其學者。魚門獨深信而恪守之，此余心慚魚門之文，以爲於望溪先生之學有當也。」這就明確指出了程晉芳是方苞散文的自覺繼承者。而晉芳本人對方苞也是推崇備至，他在文集卷四望溪集後中說：「余十年以來，於近人詩酷嗜錢塘厲樊榭，古文則服膺桐城方望溪。有余同志者，輒相與把玩背誦，擊節以爲快；其有異者，弗與深辨，竊心議其學之淺也……惟明歸震川之文原本經術而曲得事情，望溪則風骨陵峭，言言有物，折者二公而已。」可見，晉芳十分欽佩歸有光、方苞兩人的散文，並自覺向他們學習，故其散文造詣很深，袁枚曾說其晚年所作的汪宜人傳「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

與程載園書），便是明證。由於他早年曾向劉大櫟學習古文，後又與姚鼐同爲四庫館纂修，兩人關係甚密，因此說其是桐城派的傑出代表並不爲過。而世之「桐城派」之目，便最早出於程晉芳之口，其一言能爲世之輕重如此。

三、程晉芳的經學研究

程晉芳不僅是清代著名的詩人、古文家，同時也是清代乾嘉時期著名的經學家，其所作經學著作甚多，據翁方綱所作墓誌銘記載，有周易知旨篇三十卷、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二卷、禮記集釋二十卷、諸經答問十二卷。袁枚的墓誌銘以及道光徽州府志、民國歙縣志等記載略同。然可惜的是，程晉芳的這些經學著作皆未能付諸梨棗。據趙懷玉勉行堂五經說序引（勉行堂文集前之序）記載，晉芳卒後，這些經學著作俱留在其門生謝振定處，然後不知所終。今其存世的經學著作有毛鄭異同考十卷，爲手抄本；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三卷，爲殘稿本；讀詩疏箋鈔不分卷，爲稿本。

晉芳論經，歷來推崇宋儒。其在正學論一中說：「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而學、行合一，默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聖學大明，修齊治平之理較然爲一，如周、程、張、游、楊、李、朱子諸人，既小試之事，而無不治矣，使大用之而有不勝任者哉！自是以降，守程朱正脈者，四百年中且數百人，其尤著者數十人，其立身行事，皆所謂俯仰無愧者。」（勉行堂文集卷一）可見，他對宋儒極爲推崇。

正是由於其站在宋儒的立場上，故他對陸王之學有所批評：「夫陽明之學本於象山，其爲流弊，至使人自事其心，束書不讀，非其近禪之過乎？」（文集卷一正學論三）這就明確指出了陸王之學有近禪的毛病。不過，他此舉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將陸王之學批倒，而是爲了指出其弊端，以引導人們正確地看待陸王之學：「然遂指陸王之學爲禪，則愚不敢也。蓋天下事，視所歸宿而已矣。二氏之學不事君親，絕違人事。爲陸學者，如何心隱，李卓吾，爲人口實者，固有其人；而未流如蔡維立、金正希、黃石齋、劉念臺諸人，其清忠大節，足以輔維八極，而謂二氏之教有是乎？」（正學論三）而後，他又進一步指出：「學亦有正脈焉，偏脈焉。以陸王爲洪水猛獸，攻之不遺餘力，是儒家惡習，不可蹈也；從而學之，則過也。宗程朱，不攻陸王，吾於潛菴湯子有取焉。」（正學論三）這就明確表達了他雖宗程朱，但並不攻陸王的態度。

而對於宋學、漢學之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爲宋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爲漢學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文集卷一正學論四）這就明確表達了對雙方相互排斥做法的不滿。他認爲最理想的做法應該是：「然則有志之士，必不爲俗拘，不泥古，不遺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弊於欲，卓然爲儒大宗，豈必專守一家，蒙齷齪小夫之誚哉？」（正學論四）表達了他兼採衆家之長的態度。

晉芳幼時即學習五經：「余年九歲，受左傳於宜興儲風崇先生。」（文集卷二春秋左傳翼疏序）長大後，又得其族祖程廷祚的指點。「及官京師，與簡河師、戴君東原遊，乃治經，究心訓詁」（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其一生「嗜經成癖，矻矻汗青垂四十年」（文集卷二尚書古文解略序）。到了晚年，仍嗜經

不輟：「余今年六十有二矣，回憶受讀時，越五十餘年。」（春秋左傳翼疏序）正是由於他一生對經學的不懈追求，故其於五經皆有著述。而關於學經的具體方法他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蓋欲以告人以學經之法，不可專執一家，由此以斷杜服之春秋、先後鄭之周禮，庶幾是非疑似若觀火之明，為不死章句下也。」（文集卷二毛鄭異同考序）可見，他認為學經應該多方比較，兼採衆家之長，而不能專執一家之說。

而關於五經的具體作品，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具體見解。如對尚書，他認為：「二帝三王之道，莫備於書，自天文、輿地、職官、樂律、禮制、刑法之大者，皆在焉。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得其片言微義，皆足以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而綿翼子孫於世世。要其大旨不過二端：知人、安民而已。非悖、德、允、元則不能知人，人不知則民無自而安，而安民之要，未有過於省刑薄稅者也。」（文集卷二尚書今文釋義序）可見，他把尚書看成治國之大典，對其十分重視，而他自己也從中悟到了很多道理。

再如詩經，他認為：「宋賢之說經也，一則苦於瀾翻，一則好為臆斷，然去取毛鄭之間，亦間有合者，而自出新義，有窺出毛鄭之外足以勝之者。士人或泥古以疑今，或是今而棄古，皆未可為平心善學者也。」（毛鄭異同考序）這就告訴人們：漢宋人解詩各有優長，今人不應該泥古疑今，或是今棄古，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善於學習而不偏廢。他的這種觀點還是比較公允的。

由於晉芳早年即開始讀經，幼時得儲風崇、張崱瞻、顧震滄等人的指點，長大後又與程廷祚、朱筠、戴震、錢大昕等交往密切，相互研討，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故其「治經之功與年俱進」（翁方綱戴園程君墓誌銘），因而在經學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關於治經的態度、方法以及經學內容等方面的一系